



7月21日上午，巨野县核桃园镇前王庄村鲁西南战役战地医院纪念馆，一群孩子听92岁的王道章讲红色故事（上图）。老人曾在鲁西南战役中抬过担架。

这是核桃园镇开展“儿童友好季”的活动之一。如何让孩子快乐度过暑假，是家长们非常头疼的事情：不让孩子们出门，在家就会看电视、玩手机；出门玩又逢雨季，

到处是坑塘、河道，怕发生意外。针对这些情况，核桃园镇关工委、妇联、共青团开办“儿童友好季”，以行政村为单位，组织村里的大学生志愿者，对儿童开展安全教育、防溺水宣传、儿童阅读、普法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小制作教学等活动，不但丰富了儿童的暑假生活，更让他们掌握了一些安全知识和生活技能。村民王新芳说：

“儿子外出打工，儿媳妇在村东的服装厂上班，孙子放假正好赶上儿童友好季。志愿者很耐心，孩子也喜欢，假期这个新学校就是好。”

“儿童友好季活动，通过妇联、共青团、关工委、各村大学生志愿者联合，解决留守儿童暑假生活的一些问题，减轻了家长的压力。”镇妇联主任魏洪娟说。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满常学

“小飞人”上北大了!

7月18日下午，东明县陆圈镇李庄村的李志威，在家签收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父母和亲友的见证下，李志威现场拆开，“大学堂”牌匾映入眼帘。通知书里印刷着学号、姓名、院系、专业等信息。

李志威是通过高水平运动队专业测试被北京大学录取的。2019年，李志威因文化课成绩受限，转而去参加东明县第一中学体育特招考试，虽获得200米第三名的成绩，但名额太少，未能录取。他随后去了东明县职业中专，立志通过体育特长生考上心仪的大学。集训三个月后，他拿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百米

成绩从原来的全省170多名，升至全省第二名。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是打开了任督二脉”之后，在山东省锦标赛、菏泽市运会上一次次刷新成绩。2022年2月26日，李志威参加了北京大学高水平运动员测试，百米成绩10秒64，创造了北京大学高水平测试的最高纪录。

李志威出生于李庄村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便表现出较高的运动天赋。2021年的“中国体育彩票杯”山东省田径锦标赛上，李志威的田径成绩已达国家一级运动员水平。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刘汉功 王恩标

夏日儿童友好季



编辑手记

乡村暑假更多彩

暑假里，巨野县核桃园镇的一群小伙伴，听村里的老人讲家乡历史；青岛市即墨区前东葛村的娃娃们，与大学生志愿者玩抢排球游戏；东明县“小飞人”收到北京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乡村孩子们的暑假生活之所以能如此丰富多彩，在于当地因材施教、精心组织。相信，这样的暑假生活，会成为他们长大后多彩人生的难忘记忆。

乡村与大自然最贴近，同时也有水坑等自然形成的风险。用好乡村的教育资源，会成为他们人生的宝贵财富；如果管护不周发生意外事件，则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期盼各地借鉴上述做法，开动脑筋，用好大学生、教师、讲解员以及乡土文化资源，让家长安心，让孩子们开心。

公益课堂添彩

7月18日，在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前东葛村，山东理工大学大学生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玩“听口令、抢排球”游戏。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办起小学生暑假公益课堂，12名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里为附近村庄的孩子们提供课程辅导等公益服务。

暑假期间，即墨区龙山街道

(梁孝鹏 摄)

第九章 途中(一)

风雪中，芝镇的这四个“识字班”认真地听着

曹永涛说：“赵执信他有才，有傲骨。这个人，才不在蒲松龄、王渔洋之下，跟王渔洋是诗坛上的劲敌。他在官运亨通的时候，介了一桩公案，大戏曲家洪升在康熙二十八年中秋前夕，邀请了他在朝中做官的好友赵执信等五十余人前来观戏《长生殿》。可是这班人光想着过节了，却忘了这还处在佟皇后殡天的国丧禁乐期间，曲终戏散，有人上奏朝廷按律治罪。洪升被捕下狱，赵执信也被牵连，仕途堵塞，成了潦倒布衣，却一身傲骨，成了诗人。当时三大古镇，芝镇、颜神镇、兰陵镇，赵执信是颜神镇的，他到过芝镇，也有诗句，可是我没查到。”

牛兰芝觉得曹永涛的声音最好听。按照曹永涛的说话，雪夜迢迢，踏着碎琼乱玉。不知不觉，穿过了乔有山，天就亮了。她们走了一夜，并不觉得疲倦。再往前，是一片树林，枝杈上挂着雪，有一群麻雀在叽叽喳喳。

清冽的空气在胸腔里鼓荡着，

满心里都是即将开始新生活的快乐。牛兰芝扯着年龄最小的李玉珍的胳膊跑一阵，拉着牛兰丽的手再跑一阵。刘欢性子稳，一步一步地，步子迈得扎实，她怕摔着。牛兰芝喊：“刘欢，刘欢，你就不能放开蹄子撒个欢儿？真是枉叫了个‘欢’字！”刘欢白她一眼，不理她。牛兰芝也不恼，扯开嗓子唱起了茂腔《赵美蓉观灯》。

见牛兰丽懵懵懂懂盯着她，牛兰芝咯咯咯笑了，笑声震得路边一棵树上积着的雪花扑簌簌往下落。她双手伸开，迎接飞入她掌心的雪花。莹白的雪花在她白嫩红润的手掌里，慢慢融化成晶莹的水珠，钻石般在被雪洗白的晨光里闪亮。

曹永涛说：“我到崖头抗大一分校学习，学了不少好歌曲。我唱一首你们听。我声小一点。”

李玉珍年纪小，嘴巴倒快：“没事，曹大哥，这大清早的，没人。你使劲唱。”

“为奴二十三，劝郎去抗战；头里是明火，后面轿夫站；青年识字班，站在轿门前；登上点将台，披红把花戴；洗脸有胰子，擦脸有毛巾；蹬上电光袜，穿上五眼鞋；戴上明光镜，牙粉两三封；俺今天——缝军装，明天——送军粮！”曹永涛唱着，背后的酒篓子手晃荡，他怕洒酒出来，赶紧背过手去扶酒篓子，不提防脚下一打滑，差一点摔倒。牛兰芝紧走两

步，想帮他一把，走了两步，脚步又慢下了。

李玉珍扯着牛兰芝的袖子问：“你说啥叫‘识字班’？”

曹永涛说：“在沂蒙山，村村都有识字班，就是像你一样的女孩子，都去识字，渐渐的，‘识字班’，就成了女孩子的称呼。大姑娘，叫‘大识字班’，小姑娘叫‘小识字班’。”

牛兰芝说：“玉珍，你就是‘小识字班’。俺们几个就是‘大识字班’。”

身边的牛兰丽一下子明白过来。她明白了不打紧，还扯过刘欢和李玉珍，一边一个跟她们咬耳朵。“扑哧”，“扑哧”，刘欢和李玉珍一个接一个，都乐了，三个人你搂着我的肩，我拉着你的手，朝着曹永涛哈哈大笑。

牛兰丽问：“啥叫电光袜？啥叫五眼鞋。”

刘欢说想了想说：“是不是穿到脚上放光的袜子。”

曹永涛说：“咱也没见过，应该是识字班们穿的吧？”

“那我到了沂蒙山也穿一双。”李玉珍说。

牛兰芝补充道：“五眼鞋我知道，就是鞋上一排有五个窟窿眼儿，串起来好看。”

曹永涛说：“在过去，沂蒙山区区里的女人连个名字也没有，其实，咱芝镇也一样。在娘家是‘妮’‘妮’地叫着，出嫁后被‘他大娘，他大嫂，某某屋里的’称呼着，旧规矩如绷紧的绳索，女

人不能与丈夫平起平坐，不能直呼自己丈夫的名字，只能说‘当家的’。我住的一个房东说，在旧社会女人是根草。”

风雪中，芝镇的这四个“识字班”认真地听着。

弗尼思对我说：“山里的女人们禁锢千年的老观念一点一点地突破着，转变着，从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到不再裹脚，到学着洋学生剪个短头发。头发、脚，这些身体上的器官先享受到了天赋的权利，然后是心灵上的大解放，她们开始想锅台、炕头以外的事，开始想自己的家人以外的更多的穷苦人，她们的视野越来越大。在连天的炮火中，女人们终于站立起来。八路何以能在沂蒙山区坚硬的山岩上扎下深根？原因可能很多，但我想，首先把压在最底层的女人解放了！八路让山里的女人有了尊严。母亲是产生希望的希望啊！”

翻过了一山又一山。四个姑娘一开始觉得好奇，可是爬着爬着就爬够了。十五岁的李玉珍说：“哎，我还以为地势一马平川，天像个锅盖，根本不知道地上还冒出这么多山，可真是插上翅膀也难飞过去啦！”

曹永涛向这个黄嘴角的小鸡笑咪咪地说：“咱们要去的沂蒙山区根据地，不但有一座座数不清的大山，还有七十二亩，孟良崮、抱犊崮、双头崮，歪头崮，南岱崮，北岱崮……”

他一口气就数了十一二个崮的名字，引起了姑娘们的兴趣。



长篇乡野小说连载

芝镇说

第二部

(106)

逢春阶 著

